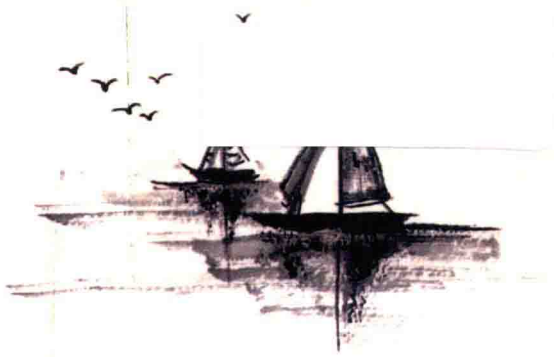


紫极舞

藤萍
著

ZIJIWU
TENGPI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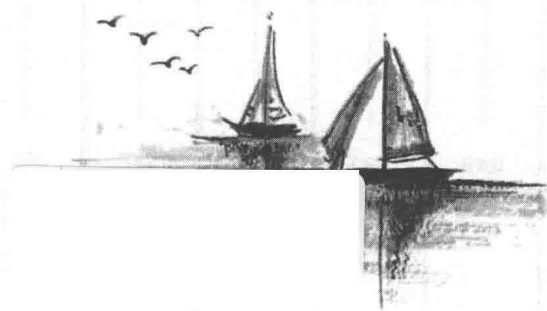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紫极舞

藤萍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紫极舞 / 藤萍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4
ISBN 978-7-5500-2105-1

I . ①紫… II . ①藤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6403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紫极舞
作 者 藤 萍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刘运东
特约监制 肖 恋
责任编辑 胡志敏
特约策划 肖 恋
特约编辑 李改华
封面设计 Abook阿茜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8
字 数 179千字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2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105-1

赣版权登字 : 05-2017-4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六章 救命	第五章 不妨死	第四章 蝴蝶	第三章 追猎	第二章 红梅	第一章 桃妖	引
103	083	065	041	023	007	001

再次后记	后记	第十一章 旧事	第十章 蜉蝣	第九章 恩情	第八章 真相	第七章 杀人
248	247	243	217	197	159	133

——红尘旧事，浮生蜉蝣，皆可忘可不忘。

春暖花开，日色和煦，极是暖人的天气。

此时四月十八，正是一年佳时，满山桃花、梨花盛开，种果的农人也正忙碌，桃林、梨林之中都可见人影。

一个人信步走到桃林之中，桃树尚未舒芽长叶，却是满树桃花。看桃花的人二十出头，一身灰色衣袍，袖角有些破旧，身材颇高，微略瘦削，背影看来似是一个踏青游人，但侧面一看，此人满脸胡子，不修边幅，又似一个江湖浪客。

桃林之中，有人吹箫，吹的是一首很熟悉的曲子，叫作《西洲》。

上一次听见《西洲》，已是五年前的事了。那时他在汴京，日子和如今大不相同。那江湖浪客负手静静听那曲子，嗅着淡淡桃花香气，在林中踱步。他虽然衣裳寒碜，踱起步来，却并

没有寒碜味儿，甚是舒缓闲适。

桃林里的箫声突然停了，随之响起的是琴声，弹奏了几段之后，突又换成笛声，接着又换为琵琶声，顷刻之间，竟连换七八种乐器，而每一种都弹奏得极尽精妙，深得其中技法。那浪客信步前行，穿过大片桃林之后，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摆放着十来件乐器，有琴有箫，有笛有磬，有琵琶有月琴，甚至还有木鱼。

而十来件乐器之间，坐着个红衣男子，他正斜抱一具古筝，倚靠桃树之下，扣指拨弦，指下之曲仍是《西洲》。见有人走近，他抬起头来，露齿一笑。

那浪客一怔：只见这弹琴吹箫之人面上涂有白垩胭脂，半张脸白、半张脸红，浑然看不出本来面目，如不是青天白日之下，见着之人多半以为见鬼了。那红衣男子也不打招呼，仍懒洋洋地靠在桃树之下，弹他的《西洲》，这一弹便弹了大半个时辰。

那浪客也就驻足默默地听，并不走开。

大半个时辰过去，那红衣男子突然笑道：“你不弹奏一曲？”

那浪客淡淡地答：“我只会听，不会弹。”

红衣男子抚住箏弦：“你听我弹，那不公平，接着！”他扬手把身旁一物掷给那浪客，“啪”的一声那浪客接住，入得手来的，却是那具木鱼。

“敲来听。”红衣男子怀抱古筝，悠悠仰首看天，“忆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。单衫杏子红，双鬓鸦雏色。西洲在何处……”

“咚”的一声，那浪客当真敲了一记，木鱼之声干净沉静，十分入耳，他突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红衣男子转过头来：“我姓白，叫红袂。”

“为何戴着面具？”那浪客淡淡地问。

白红袂答道：“和你的胡子一样，不愿见人罢了。”

那浪客顿了一顿，突然道：“我姓赵，”又顿了一顿，他才缓缓地说，“叫上玄。”

白红袂道：“有了名字，便是朋友，坐吧。”

上玄当真遥遥坐了下来，白红袂双手一推，“砰”的一声将古筝弃去，从怀里摸出一截更短的笛子，正要吹奏，上玄突然问道：“你会吹叶？”

白红袂放下短笛，抬手自头上折了瓣桃花，就唇吹了起来，吹的仍是那首《西洲》。

上玄默默听着，过了良久，白红袂一曲吹毕，问道：“你是想起了故人？”

上玄不答，又过了许久，他说：“曾经有个朋友，很会吹叶，吹得很好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嗯。”

白红袂把玩那桃花瓣半晌，反指扣着被他丢到一边的古筝弦，一弦一声，抬头望天，曼声唱道：“怪新年、倚楼看镜，清狂浑不如旧。暮云千里伤心处，那更乱蝉疏柳。凝望久，怆故国，百年陵阙谁回首……”唱到一半，突然“铮”的一声划断筝弦，笑道：“世事一场乱麻，人生不堪回首，不唱了。”

上玄静静坐在一边听，只听他说“不唱了”，慢慢地道：“怪新年、倚楼看镜，清狂浑不如旧。暮云千里伤心处，那更乱蝉疏柳。凝望久。怆故国，百年陵阙谁回首？功名大谬。叹采药名山，读书精舍，此计几时就？封侯事，久矣输人妙手……”他停了一会儿，才又慢慢地道，“沧州聊作渔叟。高冠长剑浑闲物，世上切身惟酒。千载后。君试看，拔山扛鼎俱乌有。英雄骨朽……”

他很少说话，此时突然说了下去，“曾有个人，很善弹琴；曾有个朋友，很会吹叶，如今、如今……”

“如今如何？”白红袂悠悠地问。

“如今……”上玄沉默。

上玄盘膝而坐，白红袂靠树而倚，又寂静了一会儿，听上玄开口说：“我曾有个妻子，不过她离开了我。”他不知为何提起往事，也许是耳听乐曲，眼看桃花，遇见一个没有脸的过客，不知不觉便说了出来。

白红袂连眼睛都闭了起来，似乎睡着了：“哦？”

“她的兄长，逼死了我爹。”上玄慢慢地说，“我要报仇，她说我会后悔。”

“那你后悔了吗？”白红袂睁开眼睛笑。

“后悔了。”上玄答。

“但你再也找不到她。”白红袂笑。

上玄默然：“总有一天，会遇见的。”

“哦？我希望你们会遇见。”白红袂悠悠地说。指间那瓣桃花已经开始凋零，他张嘴咬住那粉色的花瓣，突然将它吃了下去。

而上玄站起身来，望了一眼天色，抖了抖破旧的衣袖，就如他方才信步而来，缓步而去，步履之间仍旧舒缓，十分平静。

白红袂看着他的背影没入桃林，红红白白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：“没有朋友的人，要做他的朋友，实在容易得很。”他打了个哈欠，倚树睡去，满地箫琴纵横，桃花缤纷而下，景致风雅狂放。

此时若有人往密县桃林以东步行千步，就会看见相邻一片桃林之中纵横着十几具尸首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书生有

和尚，人人颈上一道伤痕，都是被勒断颈骨而死。若是常走江湖多识得几个人的武林中人看见，定会大惊失色——那十几个死人正是江湖上有名的闲人逸客，号称“胡笳十八拍”的其中十三位。

这十三人有的使琴，有的使箫，有的使笛，有的以琵琶为兵器，当然其中和尚用的便是木鱼，总计有十三种。

现在那十三种兵器都在白红袂身周，兵器上面落满了桃花瓣。

而如果认得是“胡笳十八拍”的武林人胆子再大一点，上前翻看那些尸体的话，就会发现——他们身上除了多了道勒痕，只是没了银两。

显然凶手只是为了劫财，但劫财劫到“胡笳十八拍”头上，委实惊世骇俗了些。拥有能将“胡笳十三拍”一招勒死的身手，若是去劫银楼，想必所得更多。这凶手，除了凶残狠毒，尚有一派狂气，自负非常。

他们是谁杀的？

第一章

桃
妖



密县冬桃自古名扬天下，传说冬桃冬季成熟，果大无核，十分甜美，历来都是宫廷贡品。密县方圆十里之内便有三四家冬桃客栈，坐落于密县秀苗山冬桃林官道外的一家是其中之一，无论酒瓮、门帘、旗子，乃至杯碗筷子，都刻有“冬桃”字样。

今日却是春暖，那满山盛开的桃花，便不是冬桃，只是寻常桃花。每年此时冬桃客栈都很冷清，房客寥寥无几，今年只有一对夫妻，几个浪客。

那对夫妻已在这里住了大半年，平日恩恩爱爱。夫妻俩都极少出门，然而出手阔绰，想必都是出身富贵人家。几个浪客来来去去，密县桃花酒远近闻名，也是吸引江湖浪子前来的原因。

“嘚儿”马蹄声响，这日冬桃客栈门口来了一行人，领头的是个青衫少年。此人来头不小，乃江南山庄少主江南羽。他身后的几人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个个样貌古怪。老者或为光头和尚，或为赤脚乞丐；女子或妖媚无双貌若青楼之妓，或年逾八十宛如彭祖之妻，看来皆非寻常之辈。

“伙计，好生照顾我们的马。”江南羽一跃下马，“各位前辈有请，我已备下厢房，各位先住下用些食物，我们再谈‘胡笳十三拍’被杀之事。”

同行几人欣然同意，当下牵入马匹，点了酒菜，叫伙计送入天字一号厢房。这一行六人关起门来，不知在房中谈些什么事情。伙计送菜进去，尽听到什么“桃花”“腰带”“女人”之类的词语，暗想怪了，这男人关起门来谈女人，那老和尚和老太婆也谈女人，世道真是变了。

“勒死‘胡笳十三拍’的凶器，若非长鞭，就是腰带。”房中那年轻些的女人姓花名春风，早年混迹青楼，而后得逢名师学得一门奇幻鞭法，号称“红索女”。只听她继续道：“若是



长鞭，少不得要有鞭纹鞭节，看那些人的死状，不像长鞭所杀，颈上留有布纹，像是腰带。”

“是个女子。”那赤脚乞丐姓章名病，是丐帮八袋长老之一，“老叫花子看得出，那是女人的腰带勒的，花纹和男人的大不一样。”

“江湖之中，竟然有这种女子？”江南羽沉思半晌，摇了摇头，“我实在想不出有谁能在一招之间杀死‘胡笳十三拍’。”坐在一旁抽着水烟的老太婆突然冷笑一声：“不只是一招，是同一招。杀死那十三人的是同一招，都是一样的。”

那送菜的伙计自房中退出，一个转身，撞在一个人身上。“哎呀，是小娘子。”他手里的托盘滑了一下，“咚”的一声撞在那人身上。那人轻呼一声，退了一步，声音盈盈娇软，十分动听。伙计连忙点头哈腰，眼前之人一身红裙，容貌娇美，肌肤如水一般吹弹可破，正是住在楼上的那对小夫妻中的夫人，跟随夫君姓容，常听她相公叫她“红梅”。“小娘子小心，有什么吩咐尽管招呼。”伙计托好托盘，眼角直瞟红梅领口那雪白的肌肤，心里暗道那容相公好运。红梅低声道她只是来提茶水，那伙计连忙道过会儿给她送去，心里又忖她那相公也不像话，比娘子还少出门，无论打水铺床，都是红梅出门，这么水灵灵俏生生一个美人儿，怎不好生怜惜？

红梅道了谢，起身上楼。伙计又忍不住瞄了一眼，这小娘子身段好，样貌好，哪里都好，像煞那诱人犯罪的桃子，让人看得心里怪难受的。伙计正看得想入非非，身后突然有人道：“小二，半斤牛肉，两个馒头一壶酒。”吓得他一个激灵，猛地回头，却是前两日才住进房里的穷客人，胡子不修，身上没两个钱，看了就令人生厌。

这样貌落拓的客人自是上玄，正在说话之间，楼上突地传来轻微喧哗，似是有女子在哭。那伙计心里不免对那“容相公”的祖宗八代都无礼了两三回，方才赔笑道：“楼上两口子吵架，公子你要什么？”上玄也不在意，正要开口，突地楼上“咚”的一声，一个红衣女子自楼梯跌落下来。他吃了一惊，本能抬手一接，一阵桃花般的温柔香气掠过鼻端，摔入怀中的女子眉若春山，肌肤娇柔，纵然是他也很少见如此娇美的女子。

那女子眼角尚有泪痕，强作欢笑：“没……没事，多谢公子了。”说罢自他身上挣扎而下，盈盈扶墙而立，似乎扭伤了脚踝。那伙计心里大是怜惜，对上玄斜眼一看，甚是嫉妒。便在这时，楼上厢房的门开了，一个白衣书生走了出来：“红梅、红梅？”

那红衣女子低声道：“我没事，自己摔倒了，不关……不关你的事……都是……都是我自己不好。”娇柔语音入耳，那伙计胸口热血沸腾，恨不得将那白衣书生卤成五香牛肉然后论斤贩卖。那白衣书生静了一静，淡淡一叹：“成婚以来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

“不不不，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只要你陪着我，什么都……什么都……可以。”红梅柔声道，“你打我也可以，骂我也可以，我都喜欢。”白衣书生皱起了眉：“我自不会打你骂你。”红梅眼圈微红，低声道：“我却宁愿你打我骂我，也胜过了……也胜过了……你不理我。”

正当那伙计越听越恼，恶向胆边生，暗忖夜里非将这白衣书生卤了不可之时，上玄听着那白衣书生的音调，越听越疑。那白衣书生自门口拾级而下，一步一步往红梅身前走来：“我不会不理你。”上玄猛地看见一张雪白清俊的面容，全身一震，大叫一声：“你——”



那白衣书生骤然回头，上玄纵然胡须遮面，业已脸色惨白如死：“你——你——”

那白衣书生脸上刹那间也不见了半分血色，笔直站在上玄和红梅之前，仿佛化作了一尊石像。

这红梅痴恋的“夫君”，薄情寡义的郎君，竟然就是上玄苦寻的妻子，这几年他漂泊江湖始终找寻不到的容配天！

她怎么会娶了“妻子”，住到这偏僻的冬桃客栈中来？她明明是个女子，怎会娶了红梅？上玄心里惊愕异常：“配天你……你……”

那白衣书生僵了那么一瞬，随即淡然：“在下姓容，名决，并非阁下所称之‘配天’，阁下认错人了。”红梅也是满脸惊讶，拦在容决身前：“他是我相公，我们……不认识你。”

上玄牢牢盯着那张雪白素净的脸，目不转睛地看着“容决”拥着红梅上楼。那伙计悻悻然看着他：“客官，您不是要牛肉吗？下去吧，别在这里干瞪眼，丢人啊。”一句话未说完，乍然那客人一双冷眼电般扫了过来，伙计心头打了个突，暗忖这客人也不像是好惹的，还是早点溜了算了。

“刚才那人，是你的朋友？”红梅柔声问。

容决不答，却淡淡地问：“方才怎么会摔下去了？”

红梅俏脸微红：“你已经一天没有和我说话，我想……我想试试看你会不会心疼我。”她低声道，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的话，你会不会想我？会不会一辈子都……记得我？”

容决皱眉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你怎会死？”

红梅幽幽一叹：“怎么不会？是人，都要死的。”她眼珠子一转，嫣然一笑，“差点被你逃掉，刚才那人，是不是你朋友？”她伸手环住容决的脖子，在“他”耳边轻柔地吹气，“告诉我，